

春非我春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447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4475>.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all郊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殷寿 , 妲己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5 Updated: 2023-08-22 Words: 20,101 Chapters: 3/?

春非我春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慎入、重口，本文将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素：双，强制，囚禁，锁链，训
牢，水煎，GB，野外，温泉play，花式玩郊一百种，就是为了开车才写的，人物ooc
情节离谱，我是变态
all郊向，cp包含但不限于：殷寿/殷郊；姬发/殷郊；妲己/殷郊

我觉得郊郊就是那种，傻了吧唧，一门心思都在练武讨爹欢心上，根本不知道自己
体质有什么特殊，爹也不说，娘也不忍心告诉，让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双，直到被
姬发上了才觉出不对劲来。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Chapter 1

“祖宗？叫一声，他答应吗？”

信仰崩塌在一瞬的缄默。

殷商太子从未有如这般狼狈无措过，哪怕在被父王派兵逼到钻破洞逃跑时。

王叔比干之尸被乌泱泱涌上来的巫师们抬走，一阵骚乱后，宗庙大殿诡谧如旧。

卸下伪装的商王傲然立于殷氏先祖牌位下，狐妖躲在他身后探出头，妖冶的眸中犹带三分惊惧。

殷郊见他冷漠残戾之态，不禁悲从中来。

“哈哈！哈哈！哈哈！！我一直以为，你是被狐妖魅惑了！所以对你还心存幻想，觉得你会变回那个，我尊重、敬仰、敬爱的父亲！我太蠢了！！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我的命是你给我的！！现在我还给你！！”

他双手被缚，上身赤裸，跪伏在地上如孩童一般撒泼打滚、噙泪哭喊，悲亢之声穿过庙堂空旷，哀唳不绝，却难动容上首君王半分。

殷寿冷眼觑他，怒中带哂，旋即喝退闲杂人等，径自上前拽住殷郊发髻，生生将人拖曳至牌位下方供案扔于其上。

殷郊被冰冷坚硬的青铜案面一激，还未来得及作反应，殷寿便已劈开他双腿将他裤子撕裂，私密处登时暴露于微凉的空气中。殷郊便是再迟钝也明白了这是何意，眼神从一霎的不可置信转为愤怒并耻辱翻涌，双腿狠命挣扎，震得肌肉饱满的腿根阵阵发颤，却被欺身而上的殷寿压住动弹不得。

见反抗无效，殷郊睁圆了双眼死瞪着动作不停的殷寿，口中大骂：

“住手！禽兽！住手！殷寿，你颠倒伦常！必遭天谴！住手！你这个禽兽！禽兽！”

“闭嘴！”

殷寿不耐，抬手便是一巴掌，他没收着力，殷郊被打懵了声，殷寿趁他没反抗粗暴地将他双腿向上折叠，一道幼嫩的窄穴以一种直白又羞耻的姿态展现在他眼前。

“不是要把命还给我吗？那现在又不情愿什么？”

那人冰冷的语调中带着不屑和玩味，手掌抚上殷郊腿间的秘密。

丝丝麻麻的痛感渐渐在脸上蔓延，殷郊神智回笼，周身却被由心而发的无力感包围，他撇过头，阖上眼，任由殷寿在他身上作祟。

殷商太子的身上长了一口逼。

这惊天骇人的王室秘辛对于当事人父子之间来说本不算秘密，可是他的父亲从未向他提过他的身体与寻常男子有什么不同，就仿佛这事不存在一般。他带着这样一副身体自以为如常的活了十几年，直到和姬发互生情愫误打误撞滚上了床才知道自己与常人的不同。从那以后他便以为正是因为这个父亲才总是不满意他这个儿子，于是他加倍训练，战场上奋勇杀敌，只为证明自己，虽然殷寿待他依旧不冷不淡，可他却暗暗希冀着父亲不言便是不认为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然而此刻，这似乎已然被淡忘的秘密被硬生生揭开，更令殷郊惊骇且绝望的是，二人头次共同直面它，殷寿却是一副自然而然的姿态，玩弄起他的身体驾轻就熟，待之与他宠幸过的所有姬妾无甚分别。

原来他的父亲从未忘记过这一既有事实，正如他尽管刻意忽略，却从未有一刻真正忘记。

所以他在所谓父亲的眼里，到底算什么？殷郊感到渗入骨髓的悲凉。

殷寿在他阴阜间揉搓，没几下掌上便泛起潮意，殷郊为自己敏感的身体感到羞耻——这几年他和姬发没少行此事，早已食髓知味，哪经得这般下流的触碰，他只好咬住下唇，不让呻吟泄露出来。

殷寿见他颊间绯红，难掩春意，抬起水光淋漓的手朝他又是一掌。

“贱种！方还一副抵死不认的模样，这便止不住骚了？”

殷郊被打的脸上指印通红，犹挂着莹莹水色，一时春色更盛，他早没了反驳之心，双目闭得更紧，认命般引颈待戮。

“少摆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殷寿一面嫌恶，一面却解了腰带掀起衣摆，露出昂扬巨物直捣黄龙。

撕裂般的疼从下腹传来，他咬牙不让自己喊出来，殷寿压在他身上啃咬，下身发了狠的攻伐，逼得他松了口气喘。

血顺着股沟蜿蜒向下，滴落在青铜案板的玄鸟纹样上，顺着图案凹槽蚀入肌理，像血祭法阵初成。

密密匝匝的疼痛中，殷郊竟逐渐捕捉到一丝快乐，下体逐渐分泌出蜜液，接纳着巨物的侵袭。

他想起和姬发在质子营的时光，少年气盛，极易情动，他们常常训练完便在没人处滚做一团，姬发很细心，总能照顾到他身体的每一处，他们曾在草丛里，在雪地里，紧紧相拥，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享受彼此火热的体温与滚烫的情意，享受偷食禁果的快乐，在每一次进出之间无言倾诉着爱意。

姬发、姬发……

想到姬发，他心中绵柔的情欲被唤起，花穴里的蜜液汇成涓涓细流，姬发的每一个吻都能让他战栗，姬发的每一次抚摸都能让他春潮涌动。

姬发……

他不觉收缩着穴，绞着内里正粗狠进出的物什，脸上意乱情迷，唇齿间微微泄出一两声轻吟。

“果然贱种。”

一声冷嘲自上方响起，殷郊蓦地被拉回现实，他睁开眼，见不到姬发，唯有身上的人耸动着干他，并带来一片黑影笼在他周身，霎时潮水退去，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间凝滞下来。

他无声苦笑，身体随着殷寿的动作来回起伏，罢、罢，此身此命，枉受了这些年的富贵，不过还他便是，母后已死，天谴将至，殷商欲亡，天下都要倾覆了，他又怕什么羞辱呢？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入发间。

良久，这场单方面的酷刑终于收束，殷寿猛地拔出，白浊混着鲜红自他穴中缓缓涌出，饱受凌虐的殷郊一动不动，像一座疲惫的山，任由浊流淌出山谷。

殷寿理好衣饰，转身便把他从案上摔下去，殷郊在地上滚了几圈仰面停下，像只破碎的偶人，一身伤痕与污秽。

好疼，好冷，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眸中却失了光彩，空洞洞不知望向何处。

殷寿没理他，兀自擎了火掷向满墙牌位林立。

被殷寿召来的侍卫拖离之前，他只看见漫天火光。

下一刻，他被架上高台，殷寿就在他对面与他隔空而望，亲口宣布处死他的御令。

隔的太远，他看不清殷寿的神情，可从那穿云的声音里，他知道他对于处死亲子，甚至没有丝毫遗憾。

呵，凛凛王者，不怒自威，冷血冷情，藐视天地。

滔天的恨意在崇应彪砍下他头颅那一刻凝固。

“不！不要！”

殷郊自梦中惊醒，大喘着气，吓出一身冷汗。

四处一片漆黑，唯有丝缕柔和月光透过纱幔落在他眼中。

“又做噩梦了？”

身侧的人也醒了，把他拉过去罩在怀里关切地问。

“嗯，我又梦见在宗庙……”殷郊贴在姬发胸口，声音闷闷地。

本以为自己身首异处已是死不瞑目，不承想哪吒和杨戩把他带回了昆仑救了他一命，他在昆仑入了道门，学成下山，师祖让他盟誓将来要助周伐商，他恨极殷寿，自是答应了。于是他便被送到西岐，正好姬发早回了西岐，已经在帮姬昌处理诸事，他便入了宫和姬发同吃同住，至今已有一段时日了。只是这段日子以来，他频频惊梦，不是朝歌旧事畸变，就是殷寿对他的侵犯。

“都过去了，别怕，我在这里。”

姬发温声安慰，轻轻拍着他的背。

“别怕，睡吧。”

殷郊埋在他胸前摇摇头。

“怎么了？”

殷郊还是摇头不语。

姬发无奈，却也猜到了几分，遂将手伸入怀中人衣里，果然在人穴口摸到一片湿意。

“湿了？”姬发轻笑。

怀里人不语。

“想要了？怎么不说？”

怀里一声哼唧，姬发怕把人惹急眼了自己也没得吃，便笑着扳过殷郊的身体让他背对自己，一手从他腋下穿过搂着他，一手褪下他的亵裤，借着湿滑从侧面进入。

姬发低头去吻他额鬓，搂着人的手正好搭在右乳上抚弄，另一手则在腰腹穿梭，阴茎精准的每一下都捣在能让极乐的那一点，很快便把人顶的阵阵吟哦。

借着月光，姬发看见他颈间细窄的红痕，不免一阵心疼，把人搂的更紧。

自从来到西岐，殷郊时常闷闷的，吃不香睡不好，姬发怕他忧思伤身，有事没事便拉着他行房，一来用房事的乐趣填补空闲，让人无空多想，二来做累了好酣睡一场，免得他总是夜半惊醒。久而久之，殷郊的身子比在朝歌时更为敏感，一碰便软，一摸就湿。

想到此，姬发更发狠的干他，撞得他不一会儿便呜咽着泄了身，软在姬发怀里，姬发埋在他体内感受高潮过后穴道的痉挛，猛冲几下也泄在娇嫩的穴里，便搂着人沉沉睡去。

姬发带着殷郊去城外田地割麦子。

割了两捆，姬发抬腰看见殷郊闷闷不乐坐在田垄上抽麦穗玩。

他放下镰刀走过去，蹲在人眼前问，“怎么了？”

殷郊抬眸见他一身农夫打扮，农活干的满头大汗，不免失笑，随手把麦穗插在他髻上，拂袖帮他擦汗。

“我在想，如果你真是农夫，只有一亩三分地，怎么养我？”

姬发望着眼前人一袭白裳，乌发垂散，额间勒着玉饰，衬的他愈发肌肤胜雪——昆仑走了一遭，殷郊整个人白了不少，浴在日光下，周身笼着柔光，勾唇浅笑的模样，倒像一位沉静圣洁的仙子。

他觉得自己心跳漏了一拍，耳畔风声呼呼作响，缱绻着麦香。

“我便是农夫，也能把你娇养在家，我起早贪黑去种地，种完自家的就去开荒，开完一座山头换另一座，做西岐最富有的农夫，绝不让你饿着累着，如何？”

殷郊见姬发朝他傻笑的模样也乐了，唇角笑意还未收起，眼中却滑过失落，叹道：

“若真能如此，倒还好了”

因殷郊连日沉郁，姬发怕他在周宫里待着无聊更添伤怀，才想着带他来田里散散心，不想人仍是心事惴惴。

“别不开心了，嗯？”姬发抚上他的脸，似要抚平他眉梢眼角的愁绪。

殷郊叹气，“姬发，我没事，谢谢你带我来这儿，我只是……”

姬发一把抱住他，伏在人肩头安慰：

“我知道，你想家，又恨殷寿，你答应要帮西岐，又不想对故国刀兵相向，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纠结。”

他和殷郊八年的情谊，殷郊的一举一动，他都明白其意，殷郊向来天真高傲，有事根本藏不住，在朝歌时，他总是意气风发的，经历一番风雨来了西岐后，却磨灭了锐意，安静忧郁，倒真像个仙人，只是不像他认识的那个傻傻的殷郊，他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法，只能细心陪伴，为他疏解一二。

“我……殷寿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我定要杀他，可我毕竟是商人，是殷商的太子……”，殷郊阖眸，面色隐痛。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他殷郊，生为殷商王族，向来高傲，如今要他直面殷商气运已尽的天数，还要他在伐商之事上亲手添一把火，他焉能不悲？

两人相拥无言，静静嗅着风中的麦香味，良久，姬发松开他，盯着他忧郁的脸庞，笑道：

“别老皱着眉头，再这样，我亲你啦。”

殷郊脸上一红，“姬发！我还伤心着呢，你不正经！”

他话里恼，身体却诚实，自觉仰头迎合着姬发贴上来的唇。

唇齿相贴，姬发搂住他的头细致的品尝，原本纯情的吻渐渐染上荤味，殷郊觉得手脚开始发软，姬发吻着吻着也心头火起，向后一把把人推倒在麦田里。

姬发撑在殷郊身上，后者读出前者眼中的情欲，眼神躲闪，“这……这不好吧……地里，还有别人呢……”

姬发起身望了望四野，又罩在他身上，“无妨，他们离的远，都忙着干活，看不到这边。”姬发话音刚落，殷郊便勾住他的脖颈，邀请之意不言而喻，姬发俯身叼住他的唇吻的缠绵，一手摸索着解开他的衣裳，两人天雷勾地火，抱着彼此在地里滚来滚去，互相解衣，翻腾得一簇簇麦穗在田间漾开。

不多时，两人都脱得赤条条，姬发把脱下来的衣服给他垫在身下，重新压在他身上一寸寸耕耘。

姬发一一吻过他的额头、眉眼、鬓发、嘴唇、耳垂，来到脖颈处，姬发看着那道细线般的红痕眼里闪过一抹痛色，随即沿着疤痕细细啄吻，殷郊被他蹭在颈间的头发弄得好痒，轻喘着让他快点。

姬发闻言一手探入他下身，不出意外摸到一手湿滑，他把人两腿分开盘在自己腰间。

“就这么等不及？”

“你……少废话，啊，要弄就快点。”

“得令，我的，太子殿下。”

姬发狡黠一笑，伸出手指就着湿润探入穴道，在穴内一路刮蹭，爽的人双腿直夹紧，很快探到令殷郊销魂的那一点，他故意使坏狠戳一下，果然引起殷郊娇喘连连，姬发继续朝那一点仔细研磨，不多时殷郊便扭着腰潮吹了。

姬发接了一手淫液，握上殷郊早已挺起的前端，慢慢帮他撻动，殷郊闭上眼享受轮番上阵的快感，他在性事上往往听凭姬发摆布，大咧咧一躺等着被伺候，为了照顾好他，姬发可懂得太多奇技淫巧，譬如此时抓着他前端抚慰，没多久便让他交代在他手上。

射过一轮，殷郊有些倦怠，懒懒的咂咂嘴，姬发见他自己爽了就不管别人死活的模样，心下暗恼，看着自己身下坚硬如铁，手上动作狠了些，掰开他的穴便提枪刺入。

“啊——”

殷郊被这一下顶的快感瞬间冲上四肢百骸，姬发开始在他身体里捣蒜般猛烈攻伐，嘴唇又贴上他肩颈处连啃带咬，手也不闲着，摸上他绵软的胸乳来回抚弄，逼得殷郊发出阵阵破碎的呻吟。

姬发爱极了他这对胸乳，每每行事都要狠狠玩一番才好，殷郊觉得被揉的舒坦，也乐的让他弄。等下边的穴又吹了一回，姬发抽出阴茎，把他两边胸乳向内挤压出一道缝隙，插入阴茎模拟交媾的动作来回进出。殷郊眼神迷离，痴痴的看着在自己雪白胸乳上穿梭的粗黑柱体，一时小穴又痒痒了，他摸上那根炙热，痴迷的抚摸，口里喃喃道，“姬发……要……要下面，啊……”

姬发抬头看他被情欲煎熬，涎水四流的痴样，心神大动，在他乳间冲刺几下，射在他胸前和下巴，殷郊用手沾了点白浊，送入自己口中，一时又嚷道，“不好吃……”，一边夹紧了缠在姬发腰间的双腿，用湿滑的穴磨蹭他的腹部。

这如何能忍？

姬发把他双腿抗上肩头，看他下面被操的艳红的小逼汁水横流，堵都堵不住，等不应期一过，立马再次整根没入，感受那里的紧致销魂。

“额……啊……快点……”

感觉到花穴被填满，殷郊满足的紧紧搂住姬发，催促他快点动作。

“受不住记得告诉我。”

姬发在他脸颊落下炙热一吻，随后挺腰狠狠撞击出入。

“嗯……啊、啊——姬发，姬发哥哥……额啊……”

殷郊爽的神志不清，口中一通乱喊。

姬发闻声身下又涨大了几分，俯身衔住殷郊耳垂吮吸，忘情地喊出年少时在床笫间最亲昵的称呼：

“郊儿，舒服吗？”

“唔……”

层层叠叠饱满的麦穗间，两具鲜活的躯体放肆纠缠，白花花的肉浪起起伏伏，若隐若现，仿佛忘却礼义廉耻，忘却家国大义，回归天地间最原始的交合，把彼此最炽烈的情意释放在无边清风里，用饱含欲望的甘泉浇灌肥沃的麦地，任云卷云舒，地老天荒。

一番酣畅淋漓的性事过后，两人并排躺在麦地里休息。

殷郊面色绯红，仰着头低喘，姬发极尽温柔与霸道，把他伺候的从头皮到脚尖都万分舒爽。回味着方才的乐趣，他心里涌上一阵甜蜜。

他想起他和姬发的初次，那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他对这种事完全不懂，他误喝了献给殷寿的合欢酒，一片空白的他被比他强一些但同样青涩的姬发引着一同开了窍。

那日操练完，殷郊便急忙拉着姬发钻进了营帐，又探出头看了看四处无人，才牵着姬发走到榻边，急忙无错的朝他道：

“姬发，你、你帮我看看这里，先说好，你不许笑话我。”

姬发点点头，于是在他的疑惑下，殷郊当着他的面褪了裤子。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殷郊又在他的震惊下坐在榻上朝他打开了双腿。

不等姬发考虑是不是该移开眼，殷郊腿间那不属于男性的器官便暴露在他眼前，冲击着他的认知。

“你……”

姬发盯着那处红润潮湿，还在微微翕动的穴口，震惊之余，不自觉咽了口口水，殷郊这时却开口说着更令他震撼的话。

“你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么？刚才操练的时候就这样了，好像一直在流水，好湿，好难受，你有这样过吗？”

姬发惊愕，抬首却对上殷郊茫然的双眼。

他瞬间了然。小世子被养的一派纯真，全然不懂男女之事，连男女之别都懵懵懂懂。

“没，没有。”姬发垂下眼，生硬地摇摇头。

“啊？那要怎么办啊，我是不是生什么病了？”殷郊急得不行。

“你……你今天有没有吃错东西？”姬发想了想问道。

“……应该没有吧，我们不是一起吃的饭……额，我偷喝了半壶父亲的酒算吗？但那是他们送给父亲的好酒呀，应该不会有事的。”

酒？莫不是昨儿个那群败将和几名美女一同进献的美酒？他昨天路过听了一句，那酒似有催情之效，姬发大概明白了，叹了口气，殷郊这样未经人事的处子喝了半壶，自然有如此反应。

“我知道了，但是……”

殷郊见他吞吞吐吐，有些烦躁，“但什么是，你有办法没有？”

“有”姬发定了定神，“你要我帮忙吗？”

男女之事，他也只是听过，但相比殷郊，也算懂得太多了些。

“当然！不然我叫你来干嘛！”

姬发见状，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会儿心理建设，便抱住他往榻里面挪了挪，左手扶住他的膝盖，把头探到他腿间，伸出右手颤抖着贴上那处小穴。

湿滑的触感让他头脑当即一空，手上鬼使神差开始抚摸亵弄，摸出更多水后，便换了手指浅浅在幼窄的穴口戳弄。

殷郊看着姬发不明就里的动作，竟逐渐觉出一种难以启齿的快乐，似乎想要更多，他不自觉双腿夹住姬发的手。

姬发抬头看他一眼，冲他一笑，便抽出手，掰开他的双腿，把头埋在他大腿间，灵巧的舌头突然钻入小穴。

“啊——”殷郊喉间喘出一声娇吟，喘完他自己都震惊自己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姬发被他这一声喘的下身邦硬，小舌更卖力的舔弄，殷郊被他舔的花穴渗出越来越多蜜液，却尽数被姬发卷入口中咽下。

好甜。姬发恨不得溺死其间。

殷郊的脸颊间渐渐浮上红云，两眼愈发迷离，姬发的舌头在他的身体里，痒痒的，麻麻的，他感觉自己下面像漏水一样，滴滴答答流个不停，可是好舒服啊，他伸出手搂住姬发的头，引他更贴近自己下面，姬发受了鼓舞立刻在里面又吸又吮，不多时便弄的他浑身颤抖着泄了身。

殷郊浑身瘫软，感到自己下面像发了大水一般，湿意蔓延到尾椎，连身下的褥子都黏黏糊糊的一塌糊涂。

姬发从他腿间起身，脸上沾满了莹亮的水液，殷郊见状，伸出手想帮他擦擦，却被一把握住，殷郊不解，扑闪着黝黑的眸子看他。

姬发被他又纯又欲的眼神勾的下腹紧绷，忙蹬了裤子欺身压在他身上。

“怎么了？”殷郊喃喃道，“还没好吗？”

“还没好。”姬发的声音有些沙哑，双眼痴迷地盯着他良久，吻上了他的唇。

殷郊觉得脑袋晕晕的，完全被姬发牵着走，然而姬发也并不精于此道，蜻蜓点水的吮吻一番后，便挺动着胯间的昂扬向殷郊的穴口磨蹭。

刚进去一点点，殷郊便喊疼，姬发赶紧退出来，吻着身下人的脖颈安抚，殷郊瞥见他胯下雄伟，有些后怕，小声道，“进……进不去吧……”

“别怕，我来想办法。”姬发看向他的眼神柔情的快要滴出水，说着把手伸到他身下。

殷郊感到一根手指进入了他的身体，姬发修长的手指在里面探寻戳弄，引的他连连惊喘，接着是第二根手指、第三根……等到四指能在穴里来去自如，姬发才抽出手，换上胯下的物件，就着湿滑的花液一寸寸推入。

殷郊感觉自己正在被一点点填满，一种奇异的满足感环绕着他，他紧紧抱住身上的人，本来他们操练完就没来得及穿上衣，此刻裸露滚烫的肌肤相贴，似乎要融合为一体。

至整根没入，姬发停下来轻啄了一下殷郊的唇，随后开始浅浅抽动，殷郊渐渐从中得了趣，紧缩着花穴挽留他，姬发被这一夹爽到头皮发麻，便失了些分寸，抬腰狠狠一撞，正撞在殷郊穴里一点，爽的他呻吟声蓦地拔高。

“啊——刚才，那里……啊……”

姬发见他舒爽，愈发狠地撞那一点，不多时，殷郊前端未经任何抚慰便去了，白浊喷了姬发一身，姬发便更加用力顶弄他，小穴的高潮也随之而来，前所未有的快乐冲击着殷郊全身，他爽到双目失神，紧紧缠着姬发怕余韵散去。

姬发感受着温热水液浇湿柱头的爽利，俯身从殷郊的耳垂吻到肩颈，殷郊哼哼唧唧的回应，刚刚高潮的花穴不断翕动，绞着内里的硬物不放，姬发在一片火热中狠狠抽送几下，便也泄在他湿软的穴里。

云雨方歇，小世子窝在姬发怀里喘着粗气，边喘还边和姬发道谢，“今天……谢谢你，但是……你不准和别人说，还有……你今天帮了我，你以后要是这样我也可以帮你。”

姬发见他脸上潮红未褪，说着惊世骇俗的傻言傻语，身下又硬了几分，又不好发作，只忍着不语。

殷郊见他不语，有些懊恼道，“怎么，你不愿意吗？”

姬发贴过去亲了口他的小脸，笑道，“但是我不长这个呀。”

“啊？为什么？你不是男人吗？”

姬发失笑，“就是男人才不长这个呢。”

“啊？怎么可能，那我怎么……”殷郊的声音越来越小，从不可置信到委屈害怕。

“其他男人都不长这个，只有你有。”

“只有我……那我是怪物吗，为什么都是男人，只有我……”小世子泫然欲泣，惶恐无措。

“别怕，这样很美，你是独一无二的，我、我很喜欢。”姬发亲了亲他的额头，温声哄着。

“你喜欢？”殷郊突然觉得没那么难过了，如果姬发喜欢的话，和别人不一样就不一样吧。

“嗯。”

“那你以后也要帮我。”

“好。”

“还有表哥、彪子、顺子，等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以后也帮我……”

“不可以！！！”

“为什么？你不是觉得很快乐吗？大家都是兄弟，好兄弟就应该互帮互助，有福同享。”

“不行！这是个秘密，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听我的。”

“好吧好吧。”

“还有，也绝对不可以找别人帮忙！只能是我！”

“为什么？”

“因为……因为这种事只能和最喜欢的人做才行，和别人会……会不舒服的，总之，你只能找我！”

“最喜欢的人？”

“对！”

“我明白啦，姬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会找别人的！”

姬发：……

从那以后，他们便食髓知味，常常躲在一处行云雨之事，逐渐互相明确了心意，从互帮互助的“好兄弟”成了恋人，直到他被殷寿下令处斩。

殷郊望着天一语不发，姬发见他出神，揽过他在他眉间印上一吻，“在想什么呢？”

殷郊一笑，抬眸觑他，“我在想，你第一次把我骗上床的时候。”

“胡说，明明是你主动邀请。”姬发笑着搂紧他，下巴靠在他肩上。

殷郊轻轻锤他一下，“分明是你欺我什么都不懂。”

两人打打闹闹温存一阵，夕阳西下，余晖给两人身上笼上一层暗金色的光，麦浪滚滚，带起的晚风微微凉。

“天快黑了，回去吧。”姬发起身穿戴好，回首望他，道，“还能动吗？”

“你说呢？”殷郊被他欺负狠了，身上绵软还未恢复，见他好整以暇的样子，顿时恼了，撇过头不理他。

姬发笑着把人抱起，却不给人好好穿衣服，只用衣裳将人裹了，抱着轻轻放到雪龙驹背上趴好。

“姬发！你什么意思，给我穿上！”殷郊伏在马背上扭着身子抗议。

姬发见他乌发四散，身姿曼妙的勾人模样，腹下复又火起，拨开殷郊鬓间的碎发照着人脸上啄了一口，随后掀开人身上的衣服，露出一对挺翘雪白的臀，姬发抓着两团软肉亵玩，手感极好。

“你干嘛你！”殷郊又恼又羞，面上通红。

“我见你，比雪龙驹还白上三分呢”，姬发附在他耳畔轻声道，殷郊气得扑腾着要打人，终是使不上力。

姬发反倒一掌拍在他玉臀上，而后立即跨上马，双手掰开爱人臀瓣，露出那湿软嫣红的穴，便掀开衣摆掏出昂扬巨物对着穴口一插到底。

“啊——”

殷郊被他插得仰头呻吟，分跨两侧的双腿挣扎乱晃，舒爽的脚趾蜷起。

姬发把他扶起来倚在自己身上，扬起身后披风把二人包住，如此一来，外人便看不出他二人这般连在一块儿。

殷郊瘫在姬发胸前微喘，后穴紧紧绞着姬发，姬发在他耳边轻呵，“乖，放松”，随即两腿一夹马腹，雪龙驹便得令朝着宫城方向奔腾起来。

一路颠簸，殷郊被操得七荤八素，马儿抬蹄，把他稍微震离二人连接处，马蹄落地，又狠狠坐回去，每一回震落，姬发都刺入的更深，灭顶的快感随着马蹄飞扬迅速累积，本就力竭的他怎能生受得了，哭着喊姬发让马慢一点，谁料马儿也是归心似箭，远远望见城墙反倒越跑越快。

阡陌交错，白马飞驰，麦浪翻涌，暮色孤鸿，夕阳余晖落在姬发眉睫之间，愈发显得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

外人看来，只觉着是哪家英俊的小郎君疾驰赶路，哪晓得个中淫秽。

马儿一路飞奔进了城，城里人多不比田间，马慢了下来，晃晃悠悠在街上走，被操脱了力的殷郊以为自己终于能歇一歇，靠在姬发怀里喘声连连，不想走两步便有认识姬发的人朝他行礼致意，殷郊忙把自己藏在披风后面，简直羞愤欲死，姬发却总是使坏，偏趁有人朝他们走来的时候顶胯操他，弄得他既爽利又怕叫出声，在心里把姬发骂了八百轮。

姬发一手牵着马，一手却在他身上使坏，前后夹击的快感刺激得他一路上不知道去了多少回，身下的水漏个不停，黏糊糊的好难受。

良久，雪龙驹终于停下。

“到了，出来吧”，姬发朝蒙在披风里的人轻声说，却不得回应，便搂着人胯间发力狠撞了下，下一刻就感受到怀里的人浑身颤抖，绞着他的那处暗潮喷涌，浇在他柱头好不舒爽，他又一个深顶也射在穴里，喘着气低头问怀里人：

“舒服吗？”

“唔……你混蛋”，得到殷郊含混不清的一声，姬发把人从披风里扒拉出来，见人满脸通红，高潮余韵未散，嘴里紧紧咬着披风一角。

“到啦，松口吧”，姬发朝人轻笑。

“唔……”消耗殆尽的殷郊哼唧一声便晕了过去，姬发把溼湿的布料从他口中拿出来，把人重新裹好抱下了马。

姜子牙这厢吃过晚膳，正和哪吒在宫里散步，远远见了姬发下了马朝这头走，便上前去打招呼。

“哟！二公子回啦！今天割了几亩……”话说一半，便见姬发怀里抱着个人，包的严严实实，剩一头墨发垂在外面，像是晕了过去，那人分明是……见人走近，姜子牙赶紧捂住哪吒的眼睛。

“姜先生好”，姬发满面春风，朝他微微点头致意，便扬长而去。

“二公子，田里风大，仔细腰可容易闪着”，姜子牙朝远去的姬发好心劝告。

哪吒挣扎开姜子牙的手，有些恼，“师叔，你干嘛挡着我？”

姜子牙面无表情：“你太小，我不想让你看见一些震撼你以后漫长神生的事。”

姬发抱着人回了寝殿，又命仆从备汤，给人仔细清洗一番，便抱上了床小心安置好。

姬发见他似是睡得安稳，便转身欲离去，却被人一把拽住了袖口。

“你别走……”

“留下来，陪陪我……”

殷郊神色疲惫已极，拉住姬发袖口的手很快便垂了下来，快熬不住将要合上的双眼却仍巴巴望着。

“好，我不走，我陪你”，姬发神色一柔，迅速换了衣裳钻进被里挨着人躺下，又紧紧握着他的手，哄着人一块睡去。

夜半，殷郊醒来，这次不是自噩梦中挣扎惊醒，而是酣睡后的幽幽转醒，他披衣坐起，看了一眼身侧沉睡的面容，心里一紧。

他掀开纱幔轻轻下了地，赤足走到半掩的窗前，夜半冷风灌入他衣领，他并不躲闪，只是叹了口气。

这些时日，姬发变着法子哄他开心，他都知道，也都配合，他客身西岐，已然让他费心，他不想更烦劳他。

姬昌老迈多病，伯邑考死了，其余诸子年幼不成气候，重担都压在姬发身上，他越来越忙，他们之间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终是不复年少时几乎每一刻都粘在一起的亲密。

殷周之战，一触即发，留给他犹豫的时间也不多了。

不过数年之间，变故太多，他不再是朝歌那个天真鲁莽的少年，岁月在他的心里雕蚀下深浅不一的伤疤，他的心境陡然生变。从前他心思浅，如今他多思易忧，从前他朝气蓬勃，如今他安静低沉。

他有时很羡慕姬发，羡慕他有一个真正爱他的父亲，羡慕他有一群相亲相爱的兄弟。

而他，他曾以为殷寿是全天下最伟岸的父亲，他曾有最疼爱他的母亲，他曾是全天下最尊贵、最意气风发的孩子，他以为他们一家和和美。然而母亲因他所谓的父亲而死，殷寿的真面目暴露，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谎言被戳破，他一下子从尊贵的王太子跌落成人人喊杀的死囚，他的世界崩塌瓦解，他成了最孤苦伶仃、漂泊无依的孤雁。

时也，命也。

他望着亘古苍凉的月色，月光亦落在他眸中，却像掷石古井，不见波澜。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天命，下一刻要把他、把他们推往何处呢？

Chapter 2

殷周开战，殷郊从军伐商，败于太师闻仲，被俘。

闻仲捆了人扭送到殷寿面前，殷郊身负重伤，跪在地上垂头不语，奄奄一息。

起初，他凭借昆仑修习的功法，所向披靡，直到闻仲亲往督战，终是斗法不敌，败下阵来。

殷寿自王座起身，步履威仪，缓缓走至殿下囚徒身前，把人一脚蹬倒在地，复又抬脚踩上人胸口伤处。

钻心之痛如潮水汹涌，殷郊咬紧牙关不让呻吟声从喉间钻出，闭上眼不去看他。

上方传来熟悉又冰冷的声音。

“有劳太师，擒孽子归朝。”

“臣不敢。”

谁料下一刻，殷寿退身一步甩手拂袖，伴着衣声振振铿锵传令。

“来人，将逆臣殷郊斩首祭旗！”

“大王且慢”，姐己衣裳楚楚，迤逦上前，半蹲下伸手抚上殷郊苍白的脸，被后者甩头躲开，却也不恼，回首看向商王，丹唇轻启，语调妖娆轻佻，“如此美妙的身体，杀了，岂不可惜，不如——”

“美妙？”商王挑眉，俯身掰过殷郊的下巴，漫不经心道，“此言倒是不虚，死过一回，倒更胜从前了。”

殷郊内心泛起一丝嫌恶，可实在伤重无力，只发出一点低沉的气音：

“殷寿，你要杀就痛快点，少在这里恶心呢——”

话说一半，便被扼住喉咙，颈间红痕漏出殷寿指缝，更显脖颈纤弱。

“求死？这么快遂了你意是有些无趣。”

殷寿松了手，再次把人掼倒在地。

殷郊贴在冰凉的地砖上，嘴角牵起一抹苦笑，认命般合上了眼。

进了摘星楼，穿过层叠垂帷，闻得水声渐渐处，便是酒池肉林，只是细看之下，雾气氤氲的白汤里竟锁着一个人。

昔日寻欢作乐的酒池肉林，如今成了关押殷郊的水牢。

沉重锁链缠过四肢，殷郊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倚在池壁，缚住双足的铁链暗藏玄机，每隔一刻钟便将人整个拽入池底浸泡，呛到快窒息再拉上来。

如此酷刑已是第七日。殷寿每日还会派人来对他施以鞭刑，更浑不理之前的伤口，就日日这般新伤叠旧伤浸在水里，受锥心之痛。

殷寿摆明了要辱他泄愤，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温热柔软的池水化作无数钝刀包裹着他，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他的痛感渐渐麻木，这无形水刃更连他神智一并剥夺，他愈发昏沉，一切物事在他耳中眼中飘渺迷茫，以至于未曾注意有人自水中向他走来。

直到泛起的波纹漾到他身上，一道黑影才进入他模糊的视线中心。

殷寿卸了他脚上的镣铐，抓住脖子把人半个身子提上了岸，触到一手微烫。

殷郊在发低烧。

殷寿不在乎。他只知道他这儿子奇异的身体的确很诱人，或许是无用之人唯一妙处。

他分开殷郊的双腿。

“滚……”

被摆弄的人认出了来者，却只能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气音来反抗。

滚？

这样的字眼只能从他殷寿口里发出，他是掌控万物的王，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得义无反顾的为他去死，遑论一个殷郊？这孽障的命本就是赐予的，如今要如何支配，都得由他。他不语，挥手甩了人一巴掌，没用力，但疼，随后不由分说进入了那紧窄幽邃的洞穴，借着温泉水的润滑一插到底，因低烧而格外炙热的甬道紧绞着他粗硬的性器，他很满意。殷郊因粗野的插入而闷哼一声，他的意识在撕裂般的痛楚中回笼，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

殷寿开始抽插，沉闷的撞击带着啪啪水声，池水在他身下泛起波纹。
宗庙那一夜挥之不去的噩梦又在他脑海中作祟，他无力反抗上位者的威压，他开始痛恨自己诡异的身体，他想他终于读懂了在他懂事前，母亲每每欲言又止的眼神。
母亲的眼里凝满了忧愁，却总是慈爱的抚过他的发髻和脸庞。

母亲……

母亲！

母亲死了，就在这里。

蚀骨之痛化作浓烈的墨滴在他鲜活不再的心尖，洇开一丝清明。

他唰的一下，目眦欲裂，愈发清晰的瞳色晃荡着浓浓的悲怆，与愤怒。

这藏污纳垢的欢乐场曾是母亲的葬身地，她的血曾在这肮脏的池水中散开，红与白纠缠如幽怨的哀魂，久久不散。

而他，正在吞噬过他母亲的同一片池水中，被他的杀母仇人、亲生父亲奸污。

他腕上的锁链哗哗作响，注满力量的血液在他肌肉间极速流淌。

殷寿停下了，他感受到他剧烈的反抗，像极了地牢里那些倔强的猛兽在被驯服的边缘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他玩味又不屑地欣赏着这困兽之斗，在殷郊抬起腿试图蹬开他时轻飘飘的将他制住。

“畜牲，就是得锁着。”

殷寿颇有些遗憾地把人再次全身拽入水中，勾过脚镣锁住他，殷郊被突然没顶呛到几欲窒息，稀里哗啦的铁链声和水声在他脑中嗡嗡作响，他悲哀的认识到他的反抗不出意料的失败了。

他的头被暴力抵在坚硬的池壁，撞得他眼花耳鸣，殷寿又开始毫不怜惜的进出，而他头一次感受不到丝毫性的快乐。

温热的水将将没过他颈间的红痕，随着他被揉弄的动作在那条细线周围堆叠起一层一层细小的水纹，他想这水为什么不再深一些，深到彻底湮没他。

他想要死去。

他闭上眼，用最后的力气紧咬牙关，不一会腥甜就滑落到他喉间，鲜血从他嘴角淌过，顺着下巴滴入水中，很快消散。

自尽？殷寿眉头微皱，一番性事被频频打断，他有些恼怒了，于是掐住殷郊两颊用力使他下巴脱臼，冷冷开口道：

“你的命是我的，死与不死，我说了算。”

加注在他身上的暴风雨更狂烈了，而殷郊没再反抗，事实上他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像一只破碎的人偶，任由暴虐的搓磨，无声的泪水一簌簌滑落。

池水温热，而他觉得彻骨的寒冷，比那年冀州城外没过小腿的雪还冷，比埋在雪崩之中生死未卜还冷。

那时他还穿着出征前母亲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新靴，他握着母亲因担忧他而走神扎破的手指，温声宽慰她，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能打个胜仗回来，成为父亲那样的英雄。

父亲，英雄。

哈哈哈……世间最大的笑话，而他这天地间最大的傻瓜笃信了快二十年。

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父亲一丝一毫的爱，只有母亲，只有母亲永远爱他。

母亲……

可他再也没了母亲。

却还要在母亡之地，被迫承欢，让母亲的亡魂都不得安宁。

他为什么要被救活……

他有什么值得活着的……

良久，殷寿尽了兴，把他甩在一旁，转身上岸离去，殷郊瘫在池边，几乎晕厥，像一具稀碎的木偶。

不知不觉间，一颗脑袋攀上了他伤痕斑驳的躯体，他觉得自己胸前痒痒的，像是在被什么东西舔着，而那痒意所到之处，伤口似乎在飞速愈合。

“唔……”

他呢喃一声，这种奇异的感觉有点舒服，可他沉重的眼皮怎么也抬不起来。

姐已舔舐够了血，砸吧砸吧嘴回味着那甜，勾起唇望着他，用她那妖媚、空灵、飘忽的语

调喟叹。

“还真是……可爱呢。”

可爱又倔强。

她想起从前在这里的另一个人也是这般倔强，宁肯让鲜血搅混了这池水，也不愿和她一同享乐。

不愧是母子呢。

狐妖轻轻笑了，扭着腰肢满意离去。

此后，殷寿每晚都来将本就生受了一整天刑罚的殷郊在性事上蹂躏一番，殷寿走后妲己便出现，似乎是一人一妖心照不宣的轮番享用他。

好在狐妖能治愈一部分他的伤，但如此反反复复，被折磨了几日后，殷郊终于彻底晕死过去，高烧不退。

殷寿再来时，触到他滚烫的肌肤，有些败兴，适逢此时宫人来报，说申公豹前来献法，便一面传巫医，一面抱了人回寝殿，召申公豹入内觐见。

殷郊做了一个漫长又混沌的梦，梦里昏天黑地，有人影绰绰在他眼前闪过，他看不清楚，只是伸手想抓，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他为自己的无力感到着急，马上却被呼啸的狂风裹挟着下坠，倏尔他坠入无边的绵软中，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带着烦躁。

“他什么时候能醒？别误了孤的大事。”

是……是父亲。

仿佛突然降临在茫茫沙漠里的绿洲，父亲的声音一下子让他慌乱的心安定下来。

他感到自己回归了现世，于是缓缓睁开眼。

“父亲……”

他一时提不上力，声音有些沙哑和虚弱。

“醒了？”

他微微转动眼睛，寻找声音的来源，却发现父亲坐在自己床边，他的心底悄然跃起一股惊喜，是在关心他么，父亲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这样想着，眼睛又瞥过头顶花纹精致的床幔，这里是……摘星阁？哦，对，父亲已经登基为王了，应该叫父王。天哪，他突然意识到，他竟躺在父王寝殿的床上，还贪睡让父王在一旁守着他，他怎能如此僭越和不孝。

他挣扎着起身，想爬下去给父王请安谢罪，却被殷寿按住了。

“父王……我……”

殷郊不解地看着他。

殷寿见他两眼迷茫，心底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

“你想问，你为什么在这儿？”

殷郊点点头，他似乎忘记了很多事，心里像空洞了一块，令他难受。

“父王，发生什么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殷寿无奈又惋惜的说：

“唉，郊儿，你还记得姬发吗？”

姬发？他在脑中搜刮一番，是有这个名字，对，质子营，是西岐的质子。

他点头。

殷寿面上有几分痛心疾首。

“姬发逃回西岐，举兵造反，郊儿你替父王出征讨贼，头部负了重伤，昏迷了好多天。”

原来是这样。

那小小质子竟敢犯上作乱，若父王有事，他一定不会放过他，殷郊忙拽了殷寿的衣袖担忧的问：

“让父王担心了，那贼人可有伏诛？”

“那叛贼联合了八百诸侯，甚是棘手，不过太师已赴前线，有他在，贼人必溃不成军。”

“孩儿也愿重返战场，为父王分忧。”

“好郊儿，莫急，你刚醒来，多修养一段时日吧。”

“是，父王，在这儿叨扰父王许久，我这就回自己居处。”

说着殷郊便要下床，殷寿再次按住他，手伸到他脸颊帮他把碎发绾到耳后。

“不必，你就住在这儿吧，别折腾了。”

殷郊受宠若惊，感到自己脸上在烧，醒来不过一会儿他的世界仿佛已翻天覆地，父王居然让他住他的寝殿，从前父王从不会多看他一眼，如今他终于得到父王认可了吗。

他还在胡思乱想中，殷寿却勾过他的下巴吻住了他的唇。

殷郊瞪大了眼睛。

不等他从震惊中恢复，殷寿已经拂袖离开，只留下一句“好好歇着吧”。

殷郊躺在殷寿的床上，头脑昏昏，父亲的转变，缺失的记忆，他想不出个头绪来。

但只要父王满意他，怎么样都好，他安慰自己。

不觉间已入了夜，殷寿回来了，怀里揽着个女人。

殷郊看着那女人，面上有些不悦，那女人却用漂亮的眼睛盯着他笑。

殷寿松开姐己，坐在床上，把他揽在怀里，抚摸他柔软乌黑的鬓发。

“怎么？吃醋了？”

殷寿朝姐己挥挥手，狐狸便自己跑到屋子外面去玩，一下子没了踪影，留下一串未及消散的妖异笑声。

“孩儿不敢”，殷郊垂下头。

“你不喜欢，我也把她打发走了，可是现在，谁来服侍呢？”

殷寿语气慵懒，殷郊仰头茫然的望他。

“好郊儿，我是为了你让她走的，是不是也该由你来替她服侍？”

“我？”

“你不想做父亲最喜欢的儿子吗？”

殷郊一听这话立马急了，什么也顾不得，现在父王好不容易认可他了，他绝不能忤逆父王，他是父王最好的儿子，父王要他怎样他就怎样。

“我、我想，父王，我要怎么做？”

“很好”，殷寿勾唇，松开他，发出不容置疑的命令，“现在，脱掉衣服。”

殷郊咬咬唇，心一横，解开了自己衣裳，柔软的丝绸从他肩头滑落，露出比丝绸还顺滑光洁的肌肤，墨发散乱在白皙的皮肤上，更添情色，殷寿不免心念一动。

“躺下去，自己掰开腿。”

殷郊乖顺的照做，用手将双腿分开两边压住，腿间的春光毫无遗留的展现在殷寿面前。

殷寿眼中染上几分情欲的颜色，摸上那口软穴，借着灯火，看清了那里红艳艳的，想是前几日被过度使用，还未恢复。殷寿手法娴熟的揉了几下肥厚的阴唇，果然引得人嘤哼一声，手上也沾上湿意。

借着湿润，殷寿把手指伸入翕张的花穴里扣弄，早被开发过不知道多少回的殷郊哪受得了，没一会儿便湿了个透。

殷寿见他面色酡红，眼神逐渐迷离，很是满意。在汤泉里行事不便，人又像死尸一样不配合，虽然由于发烧，穴里倒是火热紧窒，可终究不够尽兴，哪有眼前这般温顺动人。

殷寿抽出挂满透明水液的手指挪到殷郊唇边，诱他张嘴。

“郊儿，自己尝尝。”

殷郊听话含住，伸出红舌细细舔吮，无意中尽显勾引之态。

倒是熟练，看来姬发没少玩他。

既是婊子，倒也不必费心调教了。

殷寿猛然抽出手指，把清亮涎液摸在他胸前的红樱上，娇嫩的乳受了刺激立即充血挺立，红红果儿惹人怜爱。

“啧，就这么骚？”殷寿大掌覆上他饱满的胸乳，用力揉弄着。

“父王……”，殷郊小声嚅嗫，有点委屈，因春情灼烧太过而显得呆滞的眼睛望着他。

殷寿加大了手上的力道，不发力时这对胸乳绵软异常，加上丝滑温热的肤感，叫人爱不释手。

殷郊被摸得爽了，挺起胸膛索求更多，下面那张小口的水儿也越冒越多，一副骚浪而不自知的模样。

殷寿分了一只手探下去，摸到一片泥泞不堪，连床褥都沾湿了一块，饥饿的软穴不知廉耻的抽搐吐着花液，邀请人进来狠狠疼爱一番。

调情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殷寿不再忍耐，解了寝袍扔出帐外，露出紫红狰狞的巨物，对准饥渴的小穴挤了进去。

被幼窄、软嫩、湿滑、紧致的销魂窟包裹着，殷寿不由得喟叹一声，耸动着腰开始进出，插得殷郊爽飞了魂，又耻于喊出声来，拉过一旁的薄衾紧紧咬着。

“松口。”

殷郊呜咽着摇摇头，却换来一记深顶，操得他爽过了头，无意间松了牙关。

殷寿趁机夺走殷郊口中薄衾，附在他耳边呵气，“叫出来。”

殷郊还是摇头不肯。

“不听话？”

殷郊闻言急得头摇得更凶。

“听话就叫出来”，随后又是猛然一撞，撞到花心深处，激出一股灼热的水液。

“啊——啊——”

殷郊不再忍着，逐渐便淫叫连连。

殷寿听了心满意足，身下更硬几分，整根抽出又没入，每每撞在花心销魂处，享受着淫液淋在柱头的快感，心情好便俯身含住殷郊的唇与他接吻，殷郊忘情的仰头迎合，不一会儿便酥麻了，涎水顺着嘴角淌下落在枕上，留下一大片水渍。

精壮的腰肢随着殷寿的抽插扭动，下身的快感逐渐积聚至灭顶，殷郊不住的蜷着脚趾，双手紧紧抓着身下锦褥，像沉浮欲海中抓住一支桅杆，让自己不被密集的快感击溃。倏尔眼前白光一闪，男根女穴竟同时达到了高潮，他感到自己下身像个漏斗，淅淅沥沥流个不停。

父子乱伦的背德感让他内心羞愧，可是他好想要这种被父亲爱着的感觉，只要父亲满意，他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身体取悦了父亲，他很高兴。

处在高潮余韵中的小穴不断抽缩着，殷寿就着兜头的潮液，在不停绞紧他的穴道里冲刺，十几下后泄在那香艳的穴里。殷寿拔出疲软的阴茎，发出“啵”的一声，穴里随着他的抽离，流出了一股一股精水与淫液。

殷郊身子瘫软，双目失神，呼吸还未平复，殷寿命人传水，侍从迅速端着铜盆赶来，放在床前案上便匆匆离去，始终不敢稍抬头多瞧一眼。

殷寿拧了帕子亲自给二人清理，完后甩了帕子刚欲躺下就寝，殷郊却起身握住他手臂。

“还有何事？”殷寿挑眉，难得心情还可以，听他说两句也无妨。

殷郊犹豫着开了口：

“父王，我……我想去看看母亲。”

以往他受伤生病，母亲都会守在他身边，这次却总也不见母亲身影，想来是他在父王这儿，母亲无诏不得来探视，如今他好了，自然要去看母亲，免得她忧心。

殷寿动作一滞，冷声道：

“你母亲在你出征后，突发急症，已经病逝了。”

殷郊闻言如遭电击，抓着殷寿失声痛呼：

“怎会如此！母亲一向身体康健，父王，怎会如此！”

“郊儿，天有不测风云，你也不必伤感。”

“父王，母亲葬在何处，我想去祭拜母亲，或者，去宗庙祭拜也好，我……”，殷郊眼泪止不住的流，哀声恳求道。

“夜深了，路远，你身体不好，别出宫了，等养好再说。”

殷寿语气冷冰冰的，殷郊浸在重度悲伤中浑然不觉，伏在他怀里泣不成声。

“父王，我……母亲、母亲……”

“别哭了，你不是还有父亲么。”

“父王……”，姬发仰头看他，泪眼汪汪。

的确楚楚可怜，殷寿心里微叹一声，随后慢悠悠地道：

“要怪，都怪反贼姬发，若不是他，你母亲怎么会忧心你而染上急病，你又怎会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

姬发……

姬发……

又是这个名字，都是他，害得大商动乱不堪，害得他失去了母亲。

殷寿在他耳边低语，“郊儿，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报仇。”

姬发……

杀了姬发……

他的头突然好痛好痛，一股撕心的酸涩在他身体里流窜，他以为这是恨，抱着头缩成一团，口中念念有词：

“姬发……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殷寿感受到怀中人的异常，冷漠的脸上浮现出危险又得意的微笑。

这孽子被控制后，反倒比以前还要蠢了，不过也好，一副呆愣痴傻的模样更好摆弄。

他把人放躺在床上，不咸不淡说了句“睡吧”，转身扯过床畔纱帐，烦躁的擦掉殷郊蹭在他胸口的泪水。

半个月后，殷寿点了殷郊随军出征。

“可别让我失望。”

临行前，殷寿厉声训示。

“父王放心，孩儿定不辱使命。”

殷郊心中揣着母亡的悲愤和对“罪魁祸首”姬发的恨，自是恨不得早日去前线挑了姬发的头回来祭祖，立即领了命辞别王都，披甲上阵。

两军对峙，殷郊冲在最前杀红了眼，口中大喊“姬发小儿，安敢叛乱，我必取你头颅”，西岐助阵的哪吒飞在半空瞧见殷商先锋眼熟，定睛一看，竟是被俘虏已久的殷郊，心中大惊，立马踩了风火轮飞回主帅营向姬发报告。

“姬发！出大事了！”

哪吒急冲冲的，半个身子飞进了营帐才收了风火轮，带起一阵风，吹得一旁姜子牙胡子都掀起来。

“哎呀慢点，你这孩子老毛躁”，姜子牙捋着胡须埋怨。

“师叔，这回是真急！姬发，你知道这回殷商打头阵的是谁吗？是殷郊！”

“什么！”姬发唰的一下站起来走到哪吒身前，焦灼地询问，“他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他好着呢，骑个高头大马哗哗乱砍”，哪吒一顿，“也说不上好，他喊着要来杀你，不知道怎么了，好像……不认得你了。”

“定是殷寿对他做了什么，我去把他抢回来。”

姬发说着便提剑往帐外冲。

“哎哎哎哎——等等等等”，姜子牙忙拦住他，又扭头问哪吒，“哪吒，你说殷郊像普通士兵那样，骑马持兵器作战？”

“对！”

“啧，那麻烦不小了，殷郊估计连自己有法术这事都忘了，殷寿定然使了什么异法控制了他。”

“那怎么办？他现在失忆，不知道用法术保护自己，万一受伤怎么办？”

“你先别急，他现在反正又认不出你，你去了他也不会跟你回来，何况他身边还有闻仲，别再把给你折了，主帅先稳坐营中，从长计议。”

“殷郊有危险！我如何还能冷静！我决不能让他受伤！让我去！”一遇到殷郊的事，姬发便失了几分理智。

话音刚落，传令官滚进帐来报告军情。

“报——主帅，殷商此次派的新将太过勇猛，我军惨败。”

姬发：……

姜子牙：……

哪吒：……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几番胜仗过后，殷寿颁了旨宣殷郊归朝。

“父王，孩儿不才，那反贼姬发一直躲在营中不出，孩儿未能斩他头颅献父王。”

殷郊跪在地上向殷寿请罪，失落中带着一丝委屈。

“姬发岂是那么好对付的，你打了胜仗，有功”，殷寿上前拍拍他的肩膀，顿了顿，用玩味的语气说“该赏”。

殷郊猛然抬头看他，黑溜溜的大眼无辜的睁着，殷寿附在他耳边轻声道，

“一路风尘仆仆，去汤泉洗洗吧。”

殷郊听出了他话里的深意，脸上一红，随后颌首小声应了声“是”，便低着眉睫退下。

殷郊卸了铠甲，散了发髻，赤身趟入池中，温热的泉水瞬间包裹上来，将他的疲惫一扫而空。殷郊取了丝帕仔细擦洗过身子，又取皂角把头发洗得光洁柔顺，再抹上桂花油梳开，一股淡淡的香味萦绕在鼻间，伴着水汽蒸的人脸上升起红晕。

收拾妥当，殷郊踩着水上了岸，拿起一旁宫人早准备好的白绸亵衣穿上，刚系好腰带便闻得一声“大王驾到——”，殷寿穿过层层帘幔走了进来，举手投足之间威气逼人。

殷郊忙跪在一旁，低眉颌首参拜，“父王”。

殷寿在池边停步，低头斜睨身侧人，见他茂密乌发湿漉漉垂在胸前背后，额前两鬓稍短的碎发犹滴着水，水滴一路顺着脸颊、脖颈、锁骨，深入微敞的领口不见，一副撩人的模样，跪姿却恭顺的仿佛最听话的奴隶。殷寿感觉有些饥渴，自然也不愿委屈自己，一把拉起地上跪着的人，在殷郊的惊茫中将他推入了水。

待雪白衣袍从池面纷飞落下，殷郊猛把头扎出水面，因呛了水剧烈的咳嗽。不等他平息，殷寿也下了水，握住他下巴和他接吻，这一吻霸道且色情，殷郊本就被池水蒸的头晕，情欲被牵起更任由殷寿掌控，直到憋的脸色通红，浑身发软才被放开。

趁他大喘气平复，殷寿按上他双肩把人推向池壁，复又啃吻上他的脖颈，留下一串紫红牙印，纵横在颈间血线之间，煞是诱人。

殷郊闭上眼温顺的承受着掠夺，间或发出一声半声嚤哼，身下花穴因情动泌出花液，丝丝缕缕散在水中杳无痕迹。殷寿把他锢在池壁，拨开他的腿，挺着勃起刺入那灼热黏滑的秘处，又贴上他的唇与他缠吻。

硬热的巨物在他身下进出撞击，灵活的舌在他口里放肆纠缠，搅动地两处汁水淋淋，随着快感递增，殷寿的上下动作愈发狠了，唇齿相撞，咬破了他的嘴唇。

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在殷郊嘴里散开。

血……

有一些不属于他记忆的奇异画面从脑中闪过，他的头突然感到抽痛。

疼得他蓦然睁眼，眼前模糊不堪，只看见一池猩红的血水，而他正与父亲浸泡在血水里紧密结合。

血腥气窜上他的头脑，头疼的更厉害了，涨得要裂开，心也纠在一起，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巨大哀痛随着血液流入他的四肢百骸，难过的他无法呼吸。

他猛一伸手推开殷寿，双眼惊惶。

殷寿不悦地皱起眉头。

“父王，我、我的头突然好痛，心里也痛，好难受，不要了好不好……”

殷寿听了这话不仅没怜惜他，神情反更冷冽了几分，强硬地掰过他的身体继续交合。

“不要！不要，父王，不要在这里，痛……不要……”

铺天盖地的痛苦与迷茫让他顾不得做乖顺的儿子，四肢扑腾着剧烈反抗，不觉间竟划伤了殷寿。

殷寿怒极，拽着他的头发狠狠摔上水池边沿，朝他脸上连扇了几巴掌。

“贱种！给你脸了！还想弑君不成！”

殷郊被“弑君”二字震慑住，加上被打懵，没再乱动，两眼失神的望着远处，瞳瞳烛影倒映

在他漆黑的眸子里，张扬的舞动。

殷寿却被他搅没了兴致，匆匆抽插几十下射在他体内，便抽身上岸，顺便把殷郊也拖了上来甩在地上。

殷郊趴在冰凉的砖石上抱着头瑟缩成一团，冷汗混着水珠流下，他的头像被人为劈开一道缝隙，痛得他连呼吸都困难。

姬发……

这两个字顺着缝隙进入到他的脑海，在他意识深处炸开一道白光，痛不欲生。

为什么？为什么本该是仇人的名字这时候会突然出现在他脑中，他和姬发，到底……

他的体力没等他进一步细想，便已支撑不住，晕死过去。

殷寿全程冷眼旁观他的痛苦蜷缩，见人昏倒，嗤笑一声离开了。

再醒来时是在殷郊自己居处的床上，看着窗外明亮的天色，殷郊瞪的一声起了身，渐渐想起昨天在酒池肉林，他抓伤了父王。

该死，他怎么会突然那么没轻没重的，父王一定很生气，不然怎么一整天都没动静，不行，他要亲自去给父王认错。

来不及多想，殷郊便匆忙跑去鹿台找殷寿，却被宫人拦在门口，一脸为难道，“殿下，大王正在处理军务，吩咐过任何人不得擅闯”。

他一定惹恼了父王，殷郊怏怏不乐地想。他怕硬闯让父王更恼火他，只好说，“那我在这里等父王忙完”，便转身去了鹿台旁的草地上坐着等。

有几头梅花鹿哒哒跑来他身边亲昵的蹭他，可爱小动物让他心情明媚几分，殷郊拔了几根鲜嫩的青草一边喂鹿一边抚摸它们柔软的绒毛，不自觉勾起唇浅笑。

殷郊一袭宽大飘逸的白衣，乌发披散，阳光落在深邃俊美的面庞上更添秾丽，坐在半尺高的草丛里周身围着小鹿，像是林间的仙子。

就在他等的快要睡着时，一抹倩影突然出现在草色里，定睛一看，竟是父王身边那个女人，殷郊不欲理她，仍旧低头抚鹿，妲己却径自朝他走来，只是她一进前，小鹿们吓得立刻四散。

“你……”

殷郊抬首怒视她，妲己却一脸无辜的跑走了，在她摇曳的裙摆后，他对上了殷寿不怒自威的深色眸子。

“父王。”

他赶紧爬起来跪下向殷寿请安，良久见殷寿不语，试探着小心翼翼道，

“父王，都是孩儿的错，昨日不知怎的，犯了糊涂，抓伤了您，孩儿该死，请父王降罪。”

“你是真心认罪？”

冷酷低沉的声音自头顶响起。

殷郊头压的更低，“请父王责罚”。

“既如此，遣你再战西岐，将功抵罪，这一回，可别让我失望。”

“是。”

这次上战场，岐周那边却添了不少高人，商军讨不到好处，连连败退，他本欲死战，却因头痛发作坠下马来，见他痛不欲生，无法再战，闻仲便遣人送他回了朝歌。

失败的后果显而易见，殷寿雷霆震怒，挥着军鞭打得殷郊皮开肉绽，他不敢讨饶，匍匐在地生生忍受着。

殷寿发泄了怒火，扔了鞭子，把他踹到一边，甩袖回到王座坐好。

殷郊艰难爬起来跪好，强忍痛楚，声音低哑道：

“父王，孩儿愿再与西岐一战，这一次孩儿宁死也不退。”

殷寿却摔了一只玉樽碎在他膝前，怒道：

“还嫌折我兵力不够多？打不退西岐，你就是战死九条命有什么用。”

殷郊闻言一僵，眼中的光彩黯淡下来。

都是他的错，辜负了父王期望，父王本来已经对他态度有所转变，都是他不堪重用，让父王失望至极。

“滚下去！少堵在这碍眼！”

“是……”

殷郊站起来往殿门口走去，内心黯然，父亲似乎……又不爱他了，但都怪他自己，他没
用，他不配让父亲喜欢……
他眼前一黑，重重倒了下去。

殷郊自冰凉的地砖上醒来，他伸展四肢，却听见一阵沉重的铁链声，随后发现自己脖颈和
手脚都被铁链栓住了。

他茫然抬头，发现是殷寿的寝殿，栓住他脖子的锁链另一端固定在床头。

床上的纱帐被掀开，殷寿从里面探出身来。

“父王，这是？”

“做错了事，不该罚吗？”

见他两眼疑惑，殷寿反问他，语气带着情事过后特有的慵懒。

原来父王是要惩罚自己，自己打了败仗，该罚，父王做的对。

“是，是孩儿的错，父王罚的好。”

“你以后，就好好在这里反省。”

“是。”

殷寿起身去穿衣，没再理他。

妲己也从帐里钻出来，打了个哈欠，神色餍足。

殷郊见了妲己，眸子里翻涌出些许愤怒和嫉妒，心下却很是酸涩，父亲对她那么好，而他
无论怎么做也不能让父亲多看一眼，不久前父亲刚刚对他好转，又因为他不争气失望了。

还是他的错，他要好好受罚，才能让父亲消气，只要他听话，父亲会喜欢他的。

殷郊缩在床边，抱紧自己的膝盖，望着远去的两人，快快地想。

此后一连十数天，殷郊都被锁在床边，晚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有时殷寿与狐妖欢好，他
就抱紧自己捂住耳朵，还不敢把锁链弄出声响，怕打搅了殷寿的兴致再惹他生气。殷寿兴
致高涨就把他按在床边操一顿，心情不好就一脚踢开，一鞭子甩上，殷郊一律逆来顺受，
他不敢讨饶，一讨饶殷寿打得更狠，被打得受不了就红了眼圈在心里细想自己又哪里惹火
了殷寿。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苦熬过去，殷郊浑浑噩噩的，期间头痛发作过几次，把他疼晕过去，
也没有好好醒来的时候，要么被踹醒，要么被水浇醒。

殷郊越来越惊惧，不知道这折磨人的惩罚要持续到几时，不想这日一早殷寿会见完群臣，
赶回来便解了他身上的链子把他丢上床撕开衣服，殷郊以为父王终于不生气了，忙主动送
上唇讨好，殷寿却按下他的头不与他接吻，只剥了他的衣服让他赤条条躺在床上。

殷寿见他玉体横陈的模样，眸色暗了一分，伸出大掌自他圆润肩头开始饱含情色的抚摸，
手向下一寸便带来一声呻吟。

不一会儿抚上那对乳，时轻时重的揉搓着，殷寿手法娴熟，没两下便摸得他情动不已，前
端玉柱高高翘起，花穴也湿润了起来。

“啊……父王……”

殷郊难耐地扭动腰肢，渴求他快一些，殷寿偏不如他的意，去拧捏他胸前两颗挺翘的茱
萸，时而又夹在指缝中挤压，弄得殷郊神色迷茫，想求更多的刺激，不觉把手伸下去想抚
慰自己，殷寿却拨开他的手，不准他碰自己，殷郊委屈屈红了眼眶，又不敢说，只能用
一声声呻吟来缓解。

玩了半天，殷寿终于放过那对胸乳，探向他下身，摸到花穴时，那里已经汪了一泉水，不
知廉耻的翕动，等着人来插入堵住大水。

殷寿揉弄几下阴唇和花蒂，爽得人夹紧了双腿祈求更多，肌肉饱满有力的大腿夹得人手
疼，殷寿抽出手在他阴户上甩了一巴掌，打得淫水四溅。

“嗯啊——”

“把腿分开。”

他低声命道。

殷郊听话的敞开腿。

殷寿伸了一根手指探入他穴中，甫一进入，穴肉便痴缠上来绞紧，殷寿在里头抠抠弄弄，
挖出一股一股的水来。

“这样不知羞耻，看来天生只能伺候人。”

殷寿对着他被情欲烧红的脸，好整以暇道。

“是……郊儿只伺候父王。”

殷郊穴里痒的难受，只想换上粗壮的事物被好好疼爱一番，脑子已经逐渐模糊，不知好赖，不论殷寿说什么，只管连声应和着。

身侧的人不屑一笑，手指开始在湿答答的穴里进出，无意间触到能令他爽丢了魂的那一点，换来殷郊陡然拔高的叫唤，泌出更多花液。

殷寿朝着那里戳弄几下，殷郊觉得穴里的快感聚集得马上就要将他吞噬，大股花液流出，作为即将高潮的征兆，殷寿却不再触碰那里，只在穴里浅浅进出，让他悬在半空不得登顶。

殷郊懵了，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难受，他好希望殷寿能再戳弄一下那一点，让他享受到过电般的极乐，然而下一刻，他的希望落空了。

殷寿把手抽出来，将手上的水液在他大腿内侧蹭干，殷郊见他抽离了手，欲夹紧双腿自我纾解，却被殷寿识破意图强硬分开，扯了床幔上的系绳把他两只脚腕分缚在两侧，又捡起殷郊落在地上的腰带，把他双手举过头顶捆起，一边系上结一边下命令，

“不许自己乱碰，明白吗？”

“唔……郊儿明白。”

殷郊被情欲灼烧得神色迷离，又怕惹殷寿生气，只得点头答应。

殷寿做完这一切便离开了，留下殷郊一个人饱受情欲的折磨，又不得自行纾解，他难耐的在床上扭动，批水流个不停，洇湿了一大片床褥。

好难受，好想要，这也是父王的惩罚吗？比起鞭刑，这又是另一种更为煎熬的酷刑，但他绝对不能忤逆父亲，再忍忍……再忍忍……他要听话。

不知过了多久，姐已悄悄爬上了床，用欣赏的眼神盯着他赤裸的身体。

殷郊羞愤欲死，瞪着她喝道：

“你干什么！走开！”

“多么美的身体呀！”

姐已赞叹道。

说着，她竟爬到他双腿间，俯身直视那湿淋淋的，蠕动着的花穴。

殷郊被她灼灼目光盯得又羞又感到奇异的快感，穴里又冒出一股水来。

下一瞬，殷郊骇然睁大了双眼。

姐已正在舔他的批。

殷郊强迫自己从从天而降的巨大快感中挣扎出一丝清明，扭着身体反抗。

“不要！你干什么你！走开！走开啊——”

小穴被柔软灵巧的舌头舔过，好爽……他仅存的理智在抗拒，身体却舒爽的想要更多。

姐已舔了一会儿抬起头咂咂嘴，复又俯身用舌头堵住了那处甘泉。

这一次殷郊没再抗拒，仰着下巴，双眼放空，任由快感袭击。

姐已舔舐过穴口湿滑的水液，便伸了舌尖一点点刺入穴内，殷郊被体内酥酥麻麻的触感带动着快感一波胜过一波。那小舌进出戳弄，勾勒紧窄甬道的形状，比手指更灵动柔软，比阴茎更细致周到，殷郊不由得夹紧了穴，任舌头扫过内里每一处敏感点。

舌头在他穴里搜刮良久，积攒的快感达到了阈值开始释放。他的前端未经任何抚慰颤巍巍的去了，花穴收缩着喷涌出热浪，两处极乐让他爽到眉睫舒展，急喘着感受余韵荡漾过周身。

高潮过一轮的殷郊茫然的躺在床上，双腿酥软，穴口翕张，任凭姐已将他的精水批水一齐舔干净。

狐妖吃饱喝足便下床跑走了，在门口撞上返回的殷寿，朝他娇媚一笑，便自顾自不知去哪玩耍。

殷寿由得她，径自走到床前，见他神色呆滞，下身疲软的模样，便知道他被狐妖玩过一回了。

殷寿解开他的束缚，也解了自己的衣裳压在他身上，没再抚摸调情，就着刚刚吹过一次犹未满足的湿穴硬梆梆便挺入，随后霸道的抽插起来。

被戏弄了半天终于能换上真家伙，殷郊爽极，内里描摹着那巨物的形状，被大开大合的操干弄得汁水淋漓，挺送腰肢接受猛烈的攻击，喘声也越来越高亢。

不多时他颤抖着攀上云端，潮液喷薄，殷寿也射在他体内，两种液体纠缠混合，顺着被使用到艳红的小穴流出。

殷寿起身披衣，无一分留恋，只把他当作一具好用的泄欲工具。

身体达到了高潮，心里却失落的很。

见殷寿转身要走，殷郊壮着胆子从背后搂住殷寿的腰，脸贴上他脊背，小声哀求：

“父王，不要走好不好，可不可以，留下来陪陪郊儿。”

殷寿无言，不耐地推开他走了，留下殷郊一个人摔在床上，望着无情离去的背影泪眼婆娑。

生也不是，死也不是，无论他怎么做，父亲都不满意，可到底还要他怎么样呢？

“别哭了。”

姐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床边，探头安慰他。

“你又来干什么。”

殷郊收了眼泪，愤恨道。

“来找你玩呗。他去处理政务了，好无聊。”

“可我讨厌你。”

“哦。那可以玩了吗？”

“……你要玩什么”

狐狸歪了歪头，打量他一会，突然眼前一亮，道：

“我给你扎头发吧！”

“为什么？散着挺好的，你不也是吗？”

“因为你漂亮呀！”

殷郊突然被夸，对方还用真诚无辜的眼神看着他，倒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不赖……”

“那当然了”，姐已被夸，美的她眼睛一眯，得意极了，殷郊看她眯起眼睛的样子，觉得好像一只狐狸。

“他给了我好多漂亮首饰，我给你戴。”

姐已兴冲冲把他拉到铜镜前按着他坐下，随后排出一排精美饰物，挑了一只沉甸甸赤金簪子在殷郊脑后比量几下，满意点点头，便绕到他身后给他绾上。

“好看吧？”

殷郊抬眸对镜，只是寻常的发髻，明灿灿的金簪别在他头顶非但不俗气，反倒配合着一身白衣映衬的他五官更显纤秣。

眼睛瞥到笑嘻嘻的姐已，突然恼羞成怒，翻了个白眼，起身愤愤道，“一点儿也不好看”，却并没有拔了簪子，只是转了身想离开妆镜，不想走了两步突然头痛发作，数不清的熟悉又陌生的画面钻入他的脑袋，像万千条虫在啃噬他。

“啊——”

他抱着头蹲下，痛苦的呻吟，那些被人为抽离的记忆此时一涌而上，争先夺后回归它的主人，多次头痛时徘徊在他脑中抓不住的模糊身影终于清晰了起来。

母亲……

姬发……

母亲的尸体。

姬发的笑容。

他和姬发少年相识。

他为母亲抚琴。

宗庙里的熊熊火焰。

崇应彪砍下他的头颅。

他和姬发在麦田里翻云覆雨。

“啊——啊——”

狐妖吓得早没了踪影。

他倒在地上，无数锋利的记忆碎片在他脑中闪回，刀子一般割过，迷茫的双眼却在痛苦中变得清明。

他，想起来了。

下一章预警：武王亲自上阵捉妻，阵前调戏媳妇

End Notes

往后的情节可就阴间变态了，大概如下：伐商开始，殷郊上战场败于闻仲，被俘，殷寿要杀他，妲己说这么美好的身体杀了多可惜啊，殷寿想起自己儿子美好的身体也犹豫了，把他锁在酒池肉林，酒池肉林成了关殷郊的水牢，天天鞭子抽他，殷寿兴起就在那里强他，殷郊想起姜王后就死在这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哭一边反抗，殷寿扇他，扇到他懵放弃抵抗，结果被操的爽上天，穴里水一汪汪的涌。殷寿玩完他就走，妲己这时候就会来舔他的伤口。

不久以后申公豹进献了一个能洗脑控制意识的法术，殷郊成了殷寿忠诚的战场利器，每次打完仗就回宫等父王的宠幸，打赢了就奖励，打输了就锁在床上放置paly，然后殷寿去处理公务，等到回来后殷郊淌一床的水求着他操，殷寿操完他妲己就会出来把他批水舔净。

终于，殷郊觉醒恢复记忆了，但刚有苗头就被殷寿发现，又一顿操，然后再次控制了他的意识，并且第二天把他派到前线，决定让他死在战场，果然败于姜子牙之手，被俘到西岐，姬发已经成了武王，把他囚禁起来xxoo，等殷郊恢复记忆后怀孕了，生下成王。

武王亲率大军水路前往朝歌，殷郊说你杀了我祭旗吧，牧野之战商军大败，武王兵临鹿台，抱着殷郊尸体跑到摘星楼和殷寿对峙，姬发说是你害死的殷郊，殷寿说你我是一样的人，姬发说不，我和你不一样，你不爱他，可我爱，殷寿说你爱他还不是杀了他，姬发说反正郊儿是我的王后，我们永远在一起，你个无情无义之人就等着下地狱吧。（对我就喜欢这种又黑又病的武王）姬发登基后思念殷郊日日忧惧，仅两年就撒手人寰。

殷郊死后封神，在昆仑待着，问众神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姬发，神说姬发凡胎肉体，死后还要经历轮回转世几次才能登仙，殷郊就等啊等，直到有一世姬发转世成了一个真的农夫，郊郊仙女跑过去说我是你未来的老婆，姬发：家人们谁懂啊一觉醒来床边飘着个仙女说是我老婆，爽的嘞~最后小农夫死后，姬发完成了十世历劫，飞升成仙，和郊郊仙女在一起喽~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